

林清玄经典散文“菩提十书”之

如意菩提



林清玄
著

人世之间最美妙的声音

世纪之交最清明的文章

能平安度日固应欢喜

在忧患时更不应失去感恩之心

唯有悲智双运的人能以如意的态度面对世界

林清玄经典散文「菩提十书」之

如意菩提

林清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意菩提/林清玄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9

ISBN 978-7-5125-0404-2

I. ①如…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1851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2-5609号

本著作物经外图（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如意菩提

作 者	林清玄
责任编辑	戴 婕
统筹监制	葛宏峰 王文侠
策划编辑	廉 勇 福茂茂
市场推广	刘 菲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毫米×940毫米 16开
	15印张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404-2
定 价	2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自

序



有一位朋友在学插花，是日本某一流派的花艺。

我对日本人的花艺一向没有好感，因为那被称为花艺的，正好是集匠气与矫作于一炉。因此，我对潇洒且大而化之的朋友，竟去学日式插花觉得格外好奇。朋友告诉我，那看起来僵化的日式插花，其实只是一种格式，是性格与观点的锤炼，对于学得通达的人，不但仍有极大的创作空间，还能激发出人的潜力。她说：“插花和禅一样，表面上有最严苛的形式，事实是在挖掘最大的自由，你不觉得，只有最严格的训练才有最自由的资格吗？”

朋友的话给我不小的启示，原来插花也是“绝地逢生”的事。凡是绝地逢生就如悬崖断壁上开出的兰花，或污泥秽地清放的莲花，或是漠漠黄沙里艳红的仙人掌花一般，既刺人眼目，又具有禅的精神。什么事到了最高、最绝、最惊人，就被俗人看成禅意了。

于是，种花的说他的花里有禅，泡茶的说他的茶里有禅，捏壶的说他的壶里有禅，做生意的说他的企业以禅来管理，玩股票的人劝人要如如不动，连搞政治的都说他是以平常心来搞政治……对的，这些可能可以通向

禅，但禅不应只是如此，因为禅虽然在生活中，禅心却是在清高的峰顶，犹如白云飘过的青空，或闪电后开在天空的明亮之花，不应该随便被俗情遮埋。

禅有时在俗情里，但不应以俗眼观看。

就像学插花的朋友，说起她学插花获益最大的一件事。

她说：“我刚学插花时，老师教怎么插，我们就怎么插，三个月以后我才发现，老师每次插的花不是一朵、三朵、五朵，就是七朵、九朵，几乎没有二四六八的。我心里起了疑情，双双对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插花都要单数呢？我很慎重地去问老师，那位日本老师说，一三五七九是单数，插出来的花叫做‘生花’就是有希望的花，由于不圆满，才显得有希望。双双对对的插花是‘死花’，因为太满了。我听了好感动，留一些缺憾，有一点理想不能完成，永远留下一丝丝不足才是最美的呀！”

缺憾有时比圆满更美，真是不可思议，朋友的话使我想起为什么菩萨要留一丝有情在人间，而且一直在苦难的煎熬中游化。菩萨之所以比声闻缘觉更美更动人，那是他们在乎，在乎一切的有情，由于这样的在乎，追求事事圆满倒不是菩萨的志向，菩萨的志向是恒常保持一个有希望的观点，生生不息。

我还有一个朋友，学校毕业很久了都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在工作上简直是颠沛流离，弄得全家人都为他的工作烦心。他的祖母竟为他的工作许了一个愿：“希望菩萨保佑我的孙儿找到好工作，如果他找到好工作，我死也无憾。”

结果，祖母不久生病了，他为了去应征一份自己最渴求的工作而无暇顾及祖母；祖母死的那一天下午，他接到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朋友说他

一边流泪，一边茫然地看录取通知，他说：“如果祖母还活着，我宁可去做最粗贱的工作。”朋友说，他当时的心情用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悲欣交集”。

“悲欣交集”原是弘一大师的遗偈，用自己的生命体会起来真有惊心动魄之感。悲欣交集不是一个空句子，而是生命的总其成，我们每天不都是悲欣交集吗？每月每年不都是悲欣交集吗？悲与欣有如形与影，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我为了安慰朋友，曾试写一偈：

欢喜平安日

感恩忧患时

我们能平安过日，固然应该欢喜，但在忧患时更不应失去感恩的心，因为如果没有此忧患时的感恩，我们何能真切体会平安的欢喜呢？生命里的悬崖断壁、污泥秽地、漠漠黄沙都是忧患。在感恩里，却开出了幽兰、清莲、仙人掌花，如果能把忧患之美移植，大部分日子就可以平安而欢喜了。

有一次，我因为个人生命的苦厄，去请教我的老师，她告诉我四个字：“受苦真好”！

受苦的好，在于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受苦，就无法会意真实的喜乐；在于有大痛苦的人，才能得到大解脱；在于菩萨畏因不畏果，凡夫畏果不畏因。如果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受苦是慈悲心和智慧心勇猛生起的激素。自己受苦，使我们生出菩提；看别人受苦，使我们悲心流露。只有在真实深刻的苦痛里，菩萨才会刻骨铭心地立下拯救众生的悲愿，唯有菩萨从深陷的泥泞中拔出双足，才有机会认识到众生深陷泥泞的无力、无奈与无助！

受苦时流的泪滋润了我们的悲心、灌溉了我们的智慧、坚固了我们的志愿、拉拔了我们的力行。从最低最低的角度看，是消除了我们的业障、增长了我们的福慧！

呀！受苦真好！

生命不能没有风雨，风雨来时又如何？

不要阻止风，应将此身化为风；

不要制止雨，应将此身化为雨。

日本密教祖师空海大师如是说。他告诉那些苦难的人说，不要担心风雨来袭，重要的是把心中的阳光唤起。他更悲切地说：“没有此世岂有彼世，逃避今生何有来生？”是的，此世今生就是不可逃避的，风风雨雨也是不可避免的。曾经有一位陶艺家，把他父亲的骨灰磨碎合着瓷土，烧成一个美丽的白花瓷瓶，认为那是纪念父亲最好最纯净的方式。因为父亲生前最期待他成为杰出的陶艺家，他做到了，父亲骨灰做成的花瓶，象征着今生的面对与不朽的期待。

这位陶艺家在记者访问他时，说：“我希望捏一个最美丽的陶罐，来装自己的骨灰！”

多么美而动人的回答，只有看清人世的人才说得出来，这使我想起憨山禅师的山居诗：“生理元无住，流光不可攀；谁将新岁月，换取旧容欢？”在岁月之流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攀附的，愈早看清这种真实，愈能诚挚地面对自己的今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陶罐来装自己的骨灰，何不及早捏一个最美丽的陶罐呢？

投生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事事如意，唯有悲智双运的人能以如意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事事如意或者可以看成是插花里的“生花”，永远抱持希望；或者可以说是“受苦真好”，背后有着广大的悲愿。

我喜欢一首流行歌曲中的一句“也许没有也许”，译成佛经就是“法尔如是”，生命的欢喜忧患，如意或不如意，如是观如是行，不只是“也许没有也许”，根本不需要去分辨那个也许。

这一册《如意菩提》所要表达的正是如此，只要我们唤起心中的阳光，就能在在处处都有法味。平安处有禅悦，动乱里何尝没有法喜呢？用如意的、光明的、广大的心来对应生活，活着一日就尽一日的本分，无怨无悔，对心对境，不为俗情遮埋，如是而已。

写《如意菩提》时，我的生活正面临极大的动荡，感谢妻子小銮，为了护持我写作“菩提系列”，她承担了许多病苦，因此“菩提系列”如果有什么功德，我愿全数回向给她。

感谢我的老师廖慧娟，“受苦真好”就是她的教化，但愿我所做的一切光明都全数回向给她和她的家人。

感谢“法如”的同修慈悲护持，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他们。

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我的母亲林潘秀英和先父林后发。

但愿我所行的一切光明全数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

《华严经》说：“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让我们在这苦难的人世中互相点灯，来看黑暗中的至宝吧！

最后，让我们随着普贤菩萨来发愿：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常安乐
获得甚深正法利
来除烦恼尽无余

林清玄

一九八八年元月二日于台北永吉路客寓





第一卷 波罗蜜

046	042	038	035	031	027	023	018	013	009	003
送一轮明月给他	纯善	清雅食谱	好雪片片	鸟声的再版	掌中宝玉	不着于水	不是茶	只手之声	油面摊子	一朝

秋天的心

老实镜

正义堂与幸福堂

心里的水银

珍惜一枝稻草

人格者

安息

独乐与独醒

这一站到那一站

荷花之心

鳄鱼与狗打架

爱水

以智慧香而自庄严

掌上

097 092 089 085 082 079 076 071 068 064 061 058 054 049



第二卷 曼陀罗

高僧的眼泪

云水

如意

善听

智慧是我耕的犁

大地的证据

女身成佛道

跳跃的黄豆

大海与馨香

心有琉璃色如雪

165 158 147 141 127 123 119 115 111 107 103

双叶双璧

好
禅

观照世间的音声

如意珠

天下第一

心无片瓦
惜生诗抄

177 170 182 186 190 194 210

附录 七情掠影

罗乃萱

第一卷
Volume 01

波罗密



一朝



在每一个「一朝」中保有菩提，心田常开智慧之花，否则，像竹子一样等到临终才知道盛放，就来不及了。

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读《红楼梦》，似懂非懂，读到林黛玉葬花的那一段，以及她的《葬花词》，里面有这样几句：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落花也会令人忧伤，而人对落花也像待人一样，有深刻的情感。那时当然不知道林黛玉的自伤之情胜过于花朵的对待，但